

红叶情浓

钱声广(四川)

时已深秋,又到了看红叶的季节。

红叶,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独特的意味,不少文人都有吟咏,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代诗人杜牧诗作《山行》里的那联——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

现在,可供观赏红叶的地方很多,如北京的香山、南京的栖霞山、东北的长白山和阿坝的米亚罗。而我,还是钟情于四川巴中的光雾山红叶。倒不是说其他地方的红叶与之相比有多逊色,而是在我眼里,光雾山的红叶蕴含着某种精神的力量。

光雾山位于四川南江县北部,地处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、冷暖气候交汇处。独特的气候特

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,使这里山奇、峰秀、林幽、谷深、水清。山,浑圆广阔,绵延起伏;雾,浸润着古朴的原生态植被,又使红叶增色十分;在氤氲的云雾笼罩下,清幽幽的峡谷更显得有些神奇莫测。

今年秋天,为追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历史足迹,更是为心中那挥之不去的对红军烈士景仰的情愫,我又一次走进巴中,过通江、到南江,登上这色彩斑斓、如诗如画的光雾山。

在友人的引领下,我们踏进了大小兰沟自然保护区。听介绍,这里有2000多公顷的巴山水青冈纯林分布,属世界范围分布最集中、面积最大、原始生态保存最

完整的一片。放眼望去,赤、橙、黄、青和紫色调出了一个多彩景象。尤其是那些红叶,红得纯粹,红到了极致。我们顺着栈道下到峡谷里,两旁万树千枝,人行其间,仿佛进入了一个火红的世界之中……

望着如血般红艳的枫叶,我想起当年红四方面军和巴山儿女那段铁血峥嵘的岁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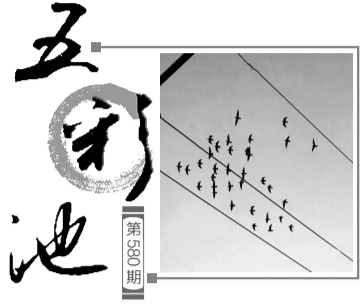
1932年秋,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反“围剿”失利,千里西征,从鄂豫皖出发,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,翻越秦岭、巴山,解放通江、巴中、南江,在通江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,而南江正是红军两次反敌围攻的主战场之一,多名游

击队员牺牲在这光雾山的密林深处。

当年的血雨腥风虽已隐进历史,但红军将士们的英雄壮举是永不磨灭的,他们像一首不朽的史诗将永远被后人吟诵。

我望着这漫山遍野的红叶,脑海里突然涌现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中那些墓碑的模样,那里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,其中无名烈士17225位。他们的功勋永远值得我们铭记。

在回味历史中,我逐渐读懂了光雾山的红叶与其他地方红叶的不同之处,那如血似火的漫山红叶,就是红军将士们和巴山儿女血染的风采!



第50期

祖母的桂花糕

徐燕(浙江)

丹桂飘香的季节,我和儿子到郊外散步。桂花随风摇曳,阵阵清香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。儿子深吸一口气,说:“妈妈,桂花好香呀,它飘落时像是在下一场金色的雨,太美了。”“是啊,很美,而且桂花还有很好的寓意呢。”我答道。

我老家的小院里也种着一棵桂花树,每到秋天,桂花就“肆无忌惮”地盛开,一簇簇的桂花在阳光的照射下,像极了一颗颗金色的小星星。桂花飘落时,祖母便拿来席子,铺在桂花树下用来收集桂花。风一吹,一朵朵桂花“翩翩起舞”,最后落在席子上。我飞奔过去,深吸一口,空气仿佛都是香甜的。

祖母把收集到的桂花洗净滤去水分后,放在盘子里,加入一点白糖,拌上面糊,便放上蒸笼。大约一刻钟后,桂花糕就出炉了。小小年纪的我闻着浓郁的桂花清香,早已垂涎欲滴。等桂花糕不那么烫手时,我立马拿起一块吃,祖母问:“好吃吗?甜吗?”我点点头,祖母欣慰地笑着说:“桂花又叫‘贵花’,能让你一生富贵荣华,糕谐音‘高’,让你学业有成、步步高升。”我一听,吃得更欢了,伸手去拿第二块。

后来,祖母走了,她做的桂花糕也就成为我记忆中的美食。

我正沉浸在回忆中时,儿子突然扯了一把我的衣角,兴奋地说:“快看,快看,桂花好像在向我们点头问好呢。”我回过神来,只觉舌尖又溢满了桂花糕甜而不腻、清香可口的味道。我俯下身,问儿子:“妈妈给你做桂花糕,喜欢吗?是用桂花做的糕点哦!”“好呀,好呀!”儿子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我们到附近的便利店买来几张旧报纸,一张张摊开平铺在桂花树下,一阵风吹过,桂花纷纷落下,儿子惊呼:“哇,下桂花雨了,好美的桂花雨!”这时,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太太被儿子的声音吸引过来,知道我们要做桂花糕后,她一边热心地帮忙整理落在报纸上的桂花,一边耐心指导我:做桂花糕是门技术活,蒸的时候要用细纱布包住,这样会更细腻软糯……她絮絮叨叨地说着,认真的样子像极了祖母。

桂花拿回家后,我学着祖母的样子,把它们倒在洗菜篮里轻轻晃动,筛去细小的杂质……桂花糕做好后晶莹剔透,儿子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。我提醒儿子小心烫嘴,并告诉他桂花糕的寓意。

甜甜的桂花糕包含了祖母对我的期望,虽然她再也无法为我做桂花糕了,但她嵌入桂花糕里的爱丰盈了我的人生,一如桂花飘香给秋天抹上了一层馥郁的味道。

夕渡

黎群(湖北) 摄



又见秋色染庭院

谭哲胜(山东)

给大地铺上了金地毯。

庭院后的小菜园,也充满了生机。

绿叶下,藏着粉红色的西红柿,你挨着我,我挤着你,洋溢着灿烂的微笑。长在秧上的茄子,穿着紫色的衣服,笑弯了腰,好像对着西红柿说,你红我紫,咱俩绝对般配。红色的辣椒不愿意了,对它

们瞥了一眼,刚要说话,黄瓜却抢先了,它头戴黄花,身穿绿袍,对辣椒说,咱俩可是绝配,红、黄、绿,谁能跟咱俩比。最外边的两行大白菜,则像威武的战士穿着绿军装,为伙伴们站岗放哨。

小小的菜园虽然不大,却像一幅画,美丽无比,又像一首诗,韵味十足,更像一曲歌,曲调悠悠。

红薯飘香的秋天

毕侠(安徽)

昨天晚上娘打电话给我,说她这几天收了不少红薯,甜得很,让我有空回老家尝尝。我有些诧异地问她:“娘,咱家也没种红薯啊?”

“嘿嘿,我这几天在家闲着没事,跟你大娘和你婶子一起去地里收的。离家好几里路呢,我们骑三轮车去的。”娘开心地说道。

“嗯,挺好的。不过娘也别太累了,咱也吃不了多少红薯。”

挂了电话,我的心久久未能平静,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很多年前。

那是我八九岁的时候。一场霜过后,红薯叶被打蔫了,而这也正是收红薯的最佳时间。全村人都出动了,小孩子也都拿起小锄头,挎着篮子往地里跑。我和小伙伴们则是约好,除开帮家里人收红薯,还要去收过的红薯地里找找“漏网之鱼”。有时候运气

好,一锄头下去就能挖到一个大红薯。也有时候挖了好久都看不到红薯,只好换一块地去挖。在篮子里的红薯快装满的时候,我们就请大人帮忙烤红薯。

“软了,好了,可以吃了。”

“这个红薯是我的,那个才是你的。”

“行,咱俩换一个,嘿嘿!”

……

捡柴火

苑广阔(广西)

面的落叶。妇女们使用一种由竹片或铁丝制成的特大号耙子,弯腰在田埂上、地沟里、树林里用力扒拉,各种干枯的草茎、落叶、小木棍,就被耙子扒拉到一起,再用手抱进由荆条编成的大筐里。

村里能干的妇女,一个早上就能捡回来满满一大筐的柴火。母亲正是捡柴火的能手,每次都比别人捡的更多。父亲心疼母亲,每次母亲外出捡柴火,父亲约莫时间差不多了,就去约定好的地方找母亲,用扁担帮她把两个盛满柴火的大筐挑回来。

捡柴火的季节,孩子们也没有闲着。母亲找来一根筷子,用刀把尖的一头削得更尖,另外一头则系上一根长长的麻绳,孩子们带着这样的工具走进小树林,只

需要把筷子尖尖的一头对准地上的落叶一扎,然后后面一撻,落叶就到了麻绳上,手脚麻利的孩子,很快就能扎长长一串落叶。

那个时候乡亲们习惯吃煎饼,煎饼要用鏊子来烙,鏊子上面摊面糊糊,下面烧柴火。这些由杂草、落叶构成的柴火,最适合烧鏊子、摊煎饼,因为用其它东西烧鏊子,火太大,容易糊了。

有时候左邻右舍家里烧鏊子的柴火不够,就拎着大筐来找母亲讨要一些,母亲总是大方地让对方随便装。不一会儿,邻居就差使家里的孩子送来几个刚烙出来的热气腾腾的煎饼,算是对我们家柴火的答谢。

后来村里家家都开始用煤气做饭,煎饼直接买来吃,慢慢地也就

情暖霜降

王晓阳(湖南)

霜降水返壑,风落木归山。霜降,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,意味着秋和冬的交替。父亲总会在霜降那一天做三件事情:挖红薯、种油菜、吃柿子。

挖红薯。寒露霜降到,正是红薯抢挖时。红薯是家乡的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。霜降来了,红薯必须收回家,不能在外面受冻。每到霜降,父亲就会早早扛着锄头、挑着箩筐、哼着小曲,沿着山间小路去抢挖红薯。父亲先用镰刀割去长长的红薯藤,留下一小段红薯茬儿,然后抡起锄头,使劲地锄下去,撬松红薯周边的泥土,再提拉红薯茬儿,红薯便应声而出。父亲挖完红薯,就会把它们交给母亲。经过母亲的巧手,烤红薯、红薯粥、红薯刮皮这些家乡的美味会在我们的舌尖上绽放。那是家的味道,是童年幸福的味道。

种油菜。父亲说,霜降是移植油菜的最佳时期,他很早就为油菜苗准备了温床,打了地穴,施了绿肥。移植油菜苗是一项繁琐的工作,极其考验人的耐心和毅力。油菜苗十分娇弱,移植的时候稍不注意就会折断嫩苗。父亲在移植时神情专注,如同对待小小的婴儿。他小心翼翼地拔起秧苗,垒放在一起,然后挑到田地里,一株株植下去,再培土、浇水,让油菜在异地茁壮生长。移植完工,父亲看着一地新植的嫩苗,目光柔和,仿佛在看他的孩子。

吃柿子。柿子的最佳成熟时期在霜降前后,有俗语说:“霜降摘柿子,立冬打软枣”。霜降时节的柿子个大、皮薄、汁甜饱满,营养价值最高。吃柿子可以清热润肺,还可补筋骨,同时还有祛痰镇咳的功效。

其实,父亲在霜降时节还会夜读诗书,品味风雅,嘱咐家人及时添衣,注意保暖等,但挖红薯、种油菜、吃柿子这三样,他总要按部就班地完成,仿佛少了这些就不是霜降一样。这些行为,有些是一直被传承的节气习俗,有些是气候变化时的嘘寒问暖,于我而言,它们都饱含父亲的爱意,是温暖我一生的回忆。